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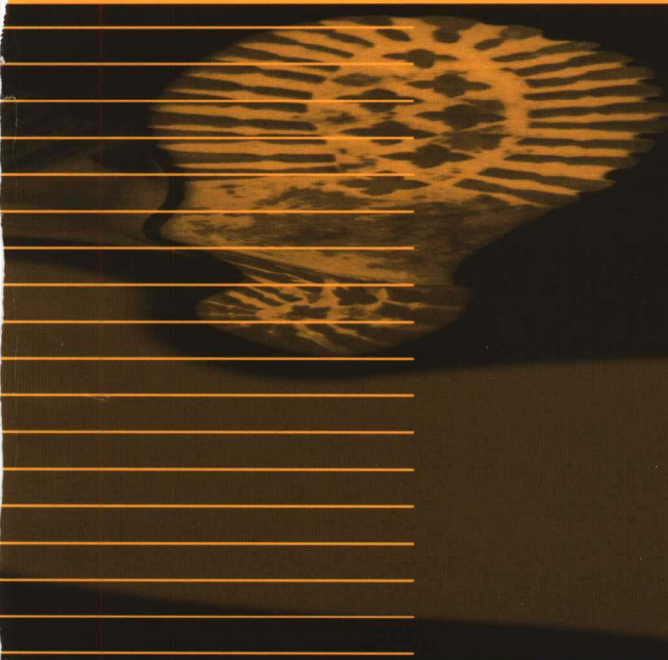
日本
经济
小说
系列

(日本)
高杉良◎著
刘大兰◎译
王建新◎校

不高利贷 者的 足迹

群众出版社

● ●
经济小说
● ●



一个高利贷者的足迹

(日本) 高杉良 著
刘大兰 译
王建新 校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高利贷者的足迹/(日)高杉良著;刘大兰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日本经济小说系列)

ISBN 7-5014-1951-5

I. 一…… II. ①高… ②刘… III. 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0934 号

日本经济小说系列

一个高利贷者的足迹

(日)高杉良著

责任编辑/常 河

封面设计/吴 勇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5 印张 307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5000 册

ISBN 7-5014-1951-5/I·791 定价:18.00 元

高杉良
Takasugi Ryo



致中国读者

在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的读者们若希望从拙作中了解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对各种企业结构的构成和“社会剧”的理解吧。

“经济小说”不是日本固有的称呼。但“经济小说”却可以说是最能体现现实的小说。我自负，一直为抓住时代脉搏、展示经济领域的变革，盯住事实取材而不惜耗费功力。因为这一点，使拙作得到读者的支持。

此次通过群众出版社使拙作得以呈献给中国的读者们，实属莫大的荣幸。希望经济小说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

高杉良

1999年7月

内容简介

本书故事颇为曲折、奇特。国人读来会稍感超前。但随着分期付款、信用卡的广泛使用，信贷社会的到来，相信书中的故事就会在我们身边发生。

早年的玉崎是一位高利贷者，常向银座一带的酒吧高额放贷，然后用“夜袭”也就是抄没酒吧家什、封门等手法，强迫还贷。当时的玉崎名声很臭，老婆抛下两个孩子也跑了。

斗转星移，随着时代的变迁，信用卡、分期付款的普及，玉崎自己也感到手法太过野蛮。在通产省官员的指导下，玉崎到美国学习。

归国后，玉崎成立了家庭信贷信用回收公司，承接各大公司因分期付款、信用卡带来的呆账、死账业务委托，建立不良贷款客户数据库，然后逐家走访，提供理财咨询，结果使呆账死账的回收率达到 50%。然而，文明的玉崎却触怒了律师协会。律师们认为玉崎夺了他们的饭碗，从而向东京地方检察院投诉，玉崎受到了传讯。新兴的信贷回收业面临又一次的危机。

以保护大企业而著称的日本大藏省此时将目光投向了中小企业，敏感地意识到新兴的贷款回收业若不加以保护，将会助长不良贷款的发生率，败坏道德，阻碍日本经济的发展。在政府与野党的干涉下，玉崎又一次起死回生……

本书以生动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日本个人信贷与回收业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十分感人。

目
录

第 一 章	教堂婚礼	(1)
第 二 章	狠心鬼玉崎	(21)
第 三 章	行政指导	(60)
第 四 章	别出心裁的广告词	(95)
第 五 章	光荣的豚鼠	(120)
第 六 章	家庭崩溃	(139)
第 七 章	再婚与复婚	(159)
第 八 章	两套百科全书	(186)
第 九 章	女特派员	(211)
第 十 章	沉沦者与新生者	(240)
第十一章	律师会的传讯	(256)
第十二章	不放假的新年	(279)
第十三章	生死关头	(307)
第十四章	儿子改行	(332)
第十五章	等待天命	(346)
第十六章	“压路机”走访	(371)
	高杉良和他的经济小说	(388)

第一章 教堂婚礼

1

黎明时分下起的雨从上午 10 点左右开始下大了。

11 点多钟，玉崎一家四口，冒着倾盆大雨开车由四谷的下马前往目黑的结婚仪式会场。时值 1970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

英雄将停放在高级公寓地下车库里的“小公子”开出车库时，早苗让他从司机座位上挪到后排座上，“今天就由妈妈我来开吧。当新郎的英雄请坐后排去。”

“妈妈开车速度太慢，让人着急。”

英雄小声嘟囔着，有些不情愿。弥生站出来为早苗帮腔说：“瞧你说的！妈妈总比哥哥你那鲁莽驾驶好多啦！在这种时候要是出了事故什么的，那可就糟了。还是请妈妈谨慎驾驶吧。”

“是啊，今天就由你妈开吧。你的政策是

黄灯当然冲，红灯碰运气，也太英雄主义了点。”

英太郎也站到了两个女人一边。三比一，英雄只得极不情愿地退到后排座位上。今天，英太郎身着礼服。

英雄坐到后排，捅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弥生，问：

“是你在老爸面前告的状吧？”

“你是说‘黄灯当然冲，红灯碰运气’吗？”

“还会有别的？”

“是我告诉他的，那又怎么样？”

“没想到会有你这种把玩笑当真的家伙！”

“可我觉得你并不是说着玩的，坐在你车上，我已经尝过好多次那种恐怖味了！”

“少在这里夸大其词吧！”

“好了，开车啦！”

“小公子”拼命地摆动着雨刮，冲进了大雨中。

玉崎英太郎今年 53 岁。妻子早苗 41 岁。儿子英雄 25 岁，女儿弥生 21 岁。儿子和女儿均是英太郎前妻所生。英太郎虽与早苗再婚近二十年，但两人之间没有孩子。

大概由于满头花白头发的缘故吧，英太郎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老。相反，早苗看上却只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所以两人经常被误认为是父女俩。早苗不怎么化妆，只抹点口红。

昨天去美容院烫了发，换了个发型。不过从年轻时起。她就一直留着短发。她皮肤白净，五官端正，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仍保持着很好的身段，走在大街上，常引来路人注目。

个头高大，近乎美男子的英太郎与早苗走在一起，却显得有些老气横秋。

英雄长着 1 米 82 的个头，比父亲高 5 公分左右。三年前大学毕业，就职于一家大型家电公司。

女子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级的弥生，长得很一般。她常发牢骚说：“一跟妈妈出门，就成了妈妈的陪衬人，真没劲儿。”尽管这么说，却还是经常陪着早苗出门采购东西。

从出发到目黑大街，花了30分钟左右。这天是周六，加上大雨，一路上尽塞车。

“像这个样子，谁开车都一样，可能步行反而快些。”

“唔。但下这么大的雨也不可能走着去啊。时间还很充裕，慢慢开吧！”

坐在前排副驾驶席上的英太郎接过早苗的话说。说完后抬头看了看反光镜。

后排的英雄和弥生肩靠肩地谈得正起劲。

“你知道今天是佛教中的大凶日吗？”

“当然知道。所以才租到了举行婚礼仪式的场地嘛！我们是举行基督教仪式的婚礼，不在乎什么大凶日。租金也很便宜，相当不错。只是没料到这场雨，真烦死人啦！”

英雄将视线投向窗外。弥生也不由得随着向窗外望去。

“弥生小姐这下可怜啦，也不知道叫到出租车没？”

“按理是昨晚就安排好的，是个体出租车，不必担心。”

“唉，嫂嫂和我叫同一个名儿，总觉得很别扭，其实根本用不着因为三月份出生就非得取个弥生的名字嘛。”

“是吗？我的想法倒与你相反，正因为这个名字，高一时才与她关系好起来的。”

“高一的同学？那就是说你们的交往都十年啦？好在结果是胜利告终。与其说哥哥你有耐力，倒不如说你太偏爱。居然没有觉得腻味。”

“别说蠢话！怎么可能厌倦呢？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可不多啊！即便是都叫‘弥生’，也不一定都一样吧？”

“你要这样对妹妹我津津乐道自己老婆的话，我可再也不会

帮你啦！”

“看看，首先这儿就不一样嘛！”

英雄用左手敲了敲弥生的头。

“没错，她是学数学的，没人能与她相比。她比我强两倍的话，那她就比你强三倍啊！”

“开玩笑！与我相比，大概也是不相上下吧。我这脑瓜也不是一般的哟，对吧？”

“这个……我可说不清楚。”

“不过，或许这就是你这个弥生的长处吧。”

英雄轻轻地拍了拍弥生的腮帮，弥生咯咯地笑起来。

“你这显然是在拍马屁。我想，你不会是有什么阴谋诡计吧？恰恰在这点上，我不是你的对手。”

“知道就好。”

“哼，你不就是想让我这么说吗？”

弥生嘟囔着，把脸扭向另一边。

“你的长处就是性格好，长得也可爱。要有自信才行。”

“其实你就是想说我只靠性格好这一点取胜嘛。”

弥生说罢，再次将脸侧向一边。

“小公子”开过了目黑大道与山手大道相交的十字路口。

英雄与弥生的闲聊只停了一分钟，又开始了。

“哥，你们真的要 and 弥生姐的母亲分开住吗？”

“她劝我和弥生住公司的宿舍，听得出是她自己想分开住。我们怎么说她也不听，真拿她没辙。”

“她是为你们新婚夫妇着想呢，还是有了合适的相好？她这个母亲，虽然 48 岁了，可看上去仍风韵犹存啰！”

“傻瓜，说话别那么俗气。”

英雄用左手拍了一下弥生的肩。

“干嘛，这有什么庸俗呢？我认为有相好的并不是坏事呀。”

“不会有什么相好的吧。”

“哥，你别这么认真嘛！”

“你真是个好嘴婆！”

这次是英雄将脸侧向一边。

弥生把话题一转，说：

“弥生姐公司的工作咋办？”

“当然是继续和我共同赚钱过日子啦。她工资比我高，而且说过眼下不打算急着要孩子，好像还想干五六年吧。”

“是啊，好不容易谋到城市银行综合科的工作。现在就辞掉也太可惜了。不过，要是被调到地方去了，怎么办呢？”

英雄得意地说道：“她是属于总部电脑部门的，即使是综合科，也完全不必担心调到地方去。要说担心调动，倒是我这方面可能性更大一些。说不定到时还要分居呢！”

弥生将身子靠近英雄，小声说：“我们的父亲与她的母亲都属于‘被人抛弃’的人，这或许是一种缘分吧。这可不可以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

“她母亲为了女儿，没有再婚，硬撑过来了，真是了不起。一边当商店的老板娘，一边供养着女儿上大学，真堪称母亲的楷模。”

说到这里，英雄压低声音说：“我们的母亲可能比她更优秀。”

“她母亲被你抢走了女儿，变成孤身一人，真可怜。”

“不过，当母亲的总跟女儿粘在一起，并不是好事嘛。一个人生活反而会没有顾虑。你刚才也说，说不定能找到个合适的爱人呢！一个人的将来是难以预料的。”

“或许吧。不过，弥生姐的父亲仍然下落不明吗？”

英雄轻轻地“嗯”了一声，缄口不语了。

英雄的眼前一下子又浮现出5岁时自己生母离去时的情景。生母山岸薰是一个剧团的骨干演员。经常在电视或电影里扮演一些角色。

儿子和女儿的谈话玉崎英太郎无意中都听到了。这时，英雄忽然压低了嗓门，英太郎也竖起耳朵去听，却几乎什么也听不见。

“前几天，老爸向我提了一个很可笑的问题，问我叫不叫生母参加结婚典礼。”

“傻冒儿老爸，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英太郎向后扭了一下头，弥生吓得缩了缩肩。

英雄的声音更低了。

“真是开国际玩笑！这对妈妈太不公平了。要是顾虑到妈妈心情的话，老爸决不会产生这个念头的。”

“可不是嘛！那女人，自己抛弃我们跟别的男人跑了，我可从没有把她当母亲看。”

2

小车提前一小时到了八纮苑。虽然是大凶日，可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却大有人在，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比起大安吉日来，或许人们对周六和周日更情有独衷。

早苗身着黑色连衣裙，弥生则是一件浅红色连衣裙，英雄在教堂租了一套礼服。

当新娘的佐藤弥生也租借了一套婚纱裙。新娘新郎都不是基督教徒，但因为佐藤弥生执意要穿婚纱，所以最后把婚礼定在教堂举行。近年来作为一种新潮，即便是举行神道式婚礼，也有人穿婚纱。然而，比起在神主面前来，雪白的婚纱在牧师面前则更加光彩夺目。

一家人在接待室里喝着樱花茶。新娘的母亲和舅舅进来作了礼节性问候。

两人分别穿着深咖啡色的连衣裙和礼服。

佐藤牧子将大舅子介绍给玉崎夫妇。

“这是我哥哥，勇一。”

“初次见面，我是弥生的舅舅勇一。今后还请多多关照。我见过英雄几面，真是眼下少见的好小伙子。弥生也真有福气。”

“实不敢当。我是英雄的父亲玉崎英太郎。我们家阿雄能娶弥生这么一位又漂亮又开朗的女孩为妻，才真是不曾想到的。内人和女儿均为此倍感自豪。这是内人早苗和女儿弥生。”

“请多关照。”

早苗向佐藤行了个礼，弥生也随之鞠了一躬。

“呀，听说你女儿也叫弥生，真是又惊又喜……”

佐藤满面笑容地说。

牧子微笑着说：

“这下有两个女儿了，我真高兴。弥生小姐，你们好好相处吧！”

双方站在结婚礼堂的接待室交谈着。这时佐藤勇一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能给我一张您的名片吗？”

说着，佐藤从衬衣口袋掏出名片盒。

玉崎英太郎也慌忙摸出自己的名片盒来。

“对不起，现在才想起来。”

“哪里，是我没想到。”

佐藤的名片上的头衔是“江东信贷合作社理事”。

英太郎的头衔是“株式会社、信贷回收公司董事长”。

“信贷回收证券会社”的总部设在青山的写字楼里。在札幌、仙台、名古屋、大阪、高松、广岛、福冈、宫崎、那霸等地还分别设有分社，职工约二百人，总资金为两亿元。

“所谓信贷回收公司，跟债权回收差不多吧……”

“嗯，就是催还贷款业。”

“哦，那和我们倒多少有点联系呐。”

见佐藤的语气好像带讽刺味，英太郎急忙补充道“我们还用

电脑系统进行信贷调查，给债务者提供咨询与指导。”

英太郎的这番话意在希望对方不要把自己的工作只看作是对债务者等弱者的欺负行为。想告诉他自己的工作重点是帮助弱者。

两人同时把对方的名片放进了名片盒。

“今天我想让哥哥扮演弥生父亲的角色。”

牧子忽然插进这么一句。

佐藤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

“这，可是一个得努力的角色呢！对弥生，我可是从未做过一件与父亲称号相符的事啊。在这么一个盛大的场面担当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是很引人注目的。不过，在教堂的婚典上能与新娘手挽手走向牧师，确实是我一生中仅有的荣耀，因为我没有女儿。从昨晚开始我就一直很兴奋。”

“真让人羡慕！”

“他爸，我们弥生结婚时，也可以在教堂举行婚礼呀！”

“这就不是做父母能决定的吧？或许弥生眼下根本就连男朋友都没有呢。”

“对不起，男朋友我可能有好几打哟。”

弥生望着英太郎娇嗔地说。室内充满了笑声。

玉崎家的亲戚接二连三地到了。佐藤和牧子见机回到了佐藤家的接待室。不一会儿，伴娘过来说“请家属到牧师那儿去一下，听说要和大家商量有关仪式的事儿。”

“就去教堂吗？”

弥生问道。伴娘回答说：

“请随我来。”

3

雨下得更大了，几乎成了暴雨。

八纮苑院内的教堂，虽然离所在的接待室只有5米，却非得打伞。

进教堂内的小房间一看，新娘新郎早就等在那儿了。英雄好像一直呆在佐藤家的接待室里陪着新娘。

“哇，太美啦！”玉崎弥生对穿着新娘婚纱的佐藤弥生大声赞叹道。

“弥生小姐，恭喜你，的确很美。”

听了玉崎弥生的赞叹，佐藤弥生只是对早苗和弥生笑着点了点头，牧子高兴地回答说：

“谢谢！”

“哥，你穿上礼服，真帅！”

被妹妹这么一恭维，英雄有点不好意思了。

传来敲门声。随之牧师走进房间。他50岁左右，看上去与英太郎是同一代人。他那与日本人完全不同的轮廓分明的脸上透着威严。

各自自我介绍后，牧子对牧师说：

“孩子没有父亲，想请我哥哥代替，请多关照。”

牧师闭上眼睛，思考了近10秒钟，然后直视着牧子说道：

“我想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我认为这个角色务必由母亲担当。”

牧子与佐藤对视了一眼，诧异地望着牧师。

“这或许很对不起她舅舅。但我以为实质比形式更重要。女儿和父亲在婚礼进行曲中一同走在教堂的中央通道上，并不单纯只是一种形式。那是表示新娘满怀对生育和养育至今的父亲的满

心感激之情，父亲对即将离家而去的女儿的依依惜别之情。我认为，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这个角色理应由母亲，也就是说，请含辛茹苦将女儿抚养成人的你来担当这个角色。”

“可是我，承担不了这么重要的角色，还是哥哥……”

牧子有些为难地看着佐藤。

英太郎很理解佐藤此刻的心情。

对为登上这一生仅一次的盛大舞台而一直激动不已的佐藤来说，如果不能担当此角色，想想看，也怪可怜的。然而牧师的话也颇具说服力。

佐藤将作出怎样的回答——英太郎屏息等待着。

“我对牧师先生所说的表示理解。”

佐藤顺水推舟地说。

“牧子，还是你来合适。”

“是吗，我来行吗？”

牧师慎重地点点头。

为了排练，大家来到教堂内。这时，介绍人冈本夫妇赶来了。冈本吾郎是英雄的顶头上司，科长。

“碰上了交通阻塞，来迟了，实在抱歉。”

冈本对在场所有的人均一一低头致歉。而事实上，离下午2点25分开始的结婚仪式还有10分钟左右，他并没有迟到。

不过时间的确有些紧张。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想必他够着急的。冈本从脸到脖子都是汗水。

尽管是排演，但由年轻姑娘组成的管风琴演奏队的婚礼进行曲飘荡在整个教堂时，所有人都感到庄严而激动。

刚在通往圣坛的教堂中央大道上向前迈进了五步左右，牧子突然踉跄了一下，双手紧紧地抓住身旁坐椅的扶手。

“妈妈，不要紧吧？”

新娘弥生没能架住牧子，松开了手。

“我腿发软，胸口憋得慌。”牧子喘息着对弥生说，并用期盼的目光望着站在圣坛上的牧师。

牧师走下圣坛来到牧子身边，问：

“您怎么啦？”

“这角色对我不太适合，能不能让我哥哥代替我？”

牧子带着哭腔请求道。

“这个角色非你莫属。来吧，打起精神站起来！”

被牧师牵住手的牧子，似乎使出了全身力气站了起来。在婚礼进行曲的激励下，牧子与新娘朝着圣坛走去。

她满脸是泪，还发出了哽咽声。

泪水涟涟的不止牧子一人。

在牧子的感染下，所有列席者都激动不已。

早苗忍不住哭出声来，一个劲儿地抽噎着。

英太郎和早苗并排坐在圣坛右边的第一排。尽管他自己也忍不住流了眼泪，但还是悄悄地拍了拍早苗的背。

还是排演就这么动情。要正式仪式的话，还不知会怎样呢——英太郎不觉有点担心起来。

在新娘新郎即将互相陈述誓言时，牧子和早苗总算止住了哭泣。

或许是牧师对新娘新郎所做的含义深刻的话听起来庄严而生动的缘故吧。

“接下来你们所做的誓约，既不是对上帝，也不是对牧师，而是新郎对新娘，新娘对新郎的誓言。请牢记这一点。”

英雄看上去十分紧张，脸上失去了血色，变得苍白。

千万可别出差错啊。英太郎为此焦虑不安。

在正式举行的婚礼仪式上，佐藤牧子一直在流泪。

英太郎感到为难的是，早苗竟一直陪着牧子流着泪。他只好认定，这二人一定是泪腺出了毛病。